

浪漫奇异的夜话，成人美丽的梦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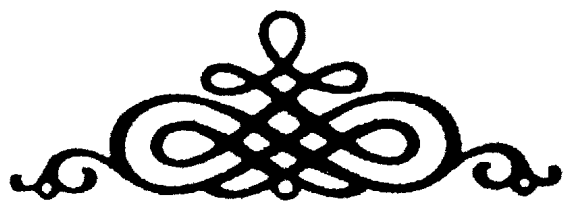
妖镜

余过 著

余
过
作
品
集

47.8

辽宁画报出版社



妖 镜

余过 著

辽宁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妖镜/余过著. —沈阳:辽宁画报出版社,1998.7

(余过作品集)

ISBN 7-80601-271-0

I. 感… II. 余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
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1934 号

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1003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80 千字 印张: 4½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

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邢和明

责任校对: 文 玉

封面设计: 雪 龙

版式设计: 和 明

印数: 1—10 000

定价: 7.50 元

目 录

-
- 情奔 1
 - 七寸木人 25
 - 妖镜 59
 - 借身 77
 - 身体界限 95
 - 越女如花 117
-

日本人说的：

情 奔



在她和别人结婚前夕，他为之心碎。

“如果我要你，你怎么说？”他问。

“我自然还是你的。”她含泪答。

在东京，有个年约卅岁、事业已有成就的男人，名叫仓田。

他经营一家贸易公司，生意不差，并且已结婚成家。

然而，一杯冰淇淋引起了很大的变化。

那天，仓田从公司出来，因为接了一笔大生意，心情轻松，在附近的公园内兜了一个圈，见许多孩子围着一个雪糕亭买雪糕吃。他童心大发，也去买了一杯。

当那雪糕女郎抬起头来把雪糕递给他时，他不觉一呆。

这女孩子明眸皓齿，穿一条西式短裙，充满青春气息。她的轮廓使仓田觉得似曾相识。或许说贴切一点，这是他梦中情人的典型。一直希望找到这样一个女郎，可是在他的生活中，却从没有碰到过。

那女郎见他不接雪糕，只对着她望，不觉笑了一笑。这一笑更迷人了。仓田抱歉地接过雪糕，但他并没有走开，仍然站在那里吃冰淇淋。表面上在看那群天真的孩子，实际上是在细细端详那个可爱的雪糕女郎。只觉得她一举手、一投足，无一处不美。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孩子，为什么不去念书，要站在这里卖雪糕？他不觉动了

怜香惜玉之心。

那女郎又抬起头来了，见他还没有走开，又是微微一笑。

仓田站得太久，有点不好意思。雪糕也吃完了。走上前去搭讪道：“雪糕味道真好，再给我两杯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”少女说：“是带回去给太太和孩子？”

“呃，不，”仓田有点迟疑，他下意识地不愿意在一个自己喜欢的少女面前承认是个有妻室的人。“这是买回去给两个淘气的女同事的。”他说。

仓田买了两杯冰淇淋回去，心中念念不忘那雪糕女郎。

从此每天他都要到公园去一次，喝一杯雪糕，向那女孩子望上两眼，心中有种说不出的甜意。

在工余之暇，他会拿起纸张来乱画，画的是那女郎的秀发、一双大眼睛、一个甜丝丝的笑容，画好之后，自己看看，居然有点神似。他也感到惊异，以前从来是不会画画的。怎么能把女子的神态画出来，莫非真有所谓灵犀暗能一回事？

一天，他依例又到公园去，但很失望，那雪糕女郎竟不见了。连雪糕亭子也关上了门。

一阵失望罩在他的心头。他仿佛失去了什么支持似的，心里郁郁不乐。

第二天和第三天，接连不见那女郎的影子，他的焦躁不安越来越严重。在公司里，他会无端发脾气，写信和记账都错得一塌糊涂。又觉得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索然无味。

第四天，他再到公园里去，远远望见那雪糕亭子已开了，不觉心花怒放，那种快活是许多年来所没有的。

然而，当他走近店子里时，却又大失所望。卖雪糕的虽然仍是一个少女，却已换上了别人，是一个身材较矮的胖女孩。

仓田干咳了一声，搭讪道：“请问……以前那位小姐是你的姐姐吗？”

“你是说惠美？”胖女孩道：“她不做了。”

“惠美？”仓田心中叫着这个名字，多美！以前真笨，为什么从来不向她请教一下芳名。也不多和她谈一两句。

“请问她为什么不做了？”

“她母亲有病，要到医院去陪她。因为她需要钱，所以连这店子也顶让给我们了。”

仓田“哦”了一声，心中感到一阵难过：“她为什么不对我说一声？”

问明了医院的地点，他取消了与朋友和一个约会，匆匆雇车赶去，还买了一束花。

但是他又扑了一个空。

护士小姐说：“惠美小姐的母亲？真不巧，她已出院了，她的病是老毛病，时好时发。医生给她一些药，叫她回家去休养，把病床腾出来给新的病人。”

仓田费了许多唇舌，才打听出惠美的地址。他按址前往，是一条贫民区的街道，她们住的是一间小木屋。仓田敲了两下门，一个娇甜的声音问：“谁？”

“是我。”仓田的心扑扑乱跳。

门一打开，一个苗条的身影站在面前，那熟悉的脸型、熟悉的笑容。仓田感到一阵激动，有种如获至宝的喜悦，几乎想哭。

“是你，先生。”惠美有点想像不到。

“好几天不见你，”仓田讷讷的不知该说些什么：“听说你……不，老太太病了，我特地来看看。”

“谢谢你，”惠美显得很高兴：“请进来坐，可惜房子小，而且脏得很。”

“那里，”仓田把一束花递给她。这房子的确很小，前面一段丈余见方的地方，叫做客厅，惠美让仓田坐下，倒了一杯清茶给他。

“真想不到还有一个朋友来看我们。”她感慨地说。

两人谈了一会。仓田知道惠美母亲得的是胃病，时好时发，本来要开刀，但惠美没有足够的钱，所以暂时搬回来住，等筹足了钱才去医院。

“这……如果你当我是朋友，我可以尽一点力。”仓田表示可以在金钱上支助她，惠美却竭力拒绝。仓田想了一想，换一个方法，说有一个相熟的医生，可以免费替她母亲动手术，惠美才一笑答应。

这天午后，仓田忙着去找自己相熟的医生，叫他替惠美的母亲施手术，所有费用，包括医院的开支都由他支付，只是不能让惠美知道。一切安排妥当，仓田用自己的车子送惠美的母亲入院，惠美也住院陪她。手术进行顺利，惠美一颗心放下来了。她对仓田十分感激。

仓田每天必到医院来二三次。两人有时谈些闲话，有时什么也不谈，彼此对望一眼，便觉得有种甜蜜的气氛。

仓田没有问自己这种感情是怎样生出来的。只觉得非常自然，他想不到要看她的时候便来了，而他想看她的次数竟越来越多。

这天，惠母的精神好一点，她见仓田来到，便对女儿说：“你陪仓田先生出去走走吧，不要老闷在这里。”

惠美对仓田笑了一笑，也不再说什么，两人便走出来。

他们经过一家电影院，正上映一部影片叫《情困》。惠美瞧着墙上的剧照，似乎有些神往。仓田便到票房去买了两张票子，两人入内观看。

他们很少这样亲近地坐在一起过。惠美青春的轮廓像火一样炙着他，更有一种淡淡的幽香，不时自她身边散发开来，教人欲醉。

惠美是凝神地看着戏，仓田却无论如何不能集中精神。惠美一双手，像白玉一般搁在她的膝上，令人有种强烈的欲望要去握住它们。仓田的心开始跳动不停，像将要做贼的人一般。

好一会，仓田终于想到一个借口。轻轻伸手贴在惠美的手背上，惠美的身体敏感地一震。仓田把预备好的说话说出来：“你冷吗？”

“不冷。”惠美对他一笑，感激他的关心。

说完话后，仓田的手并没有离去，惠美也没有拒绝，但可以看得出好有点羞赧和不自然。

仓田见她无表示，胆子便又大了一些，把手指移动，在惠美的手上上来回爱抚。

惠美的芳心在抖动。她也不能聚精会神地看戏了，微闭眼睛，在享受这种温柔。

男人总是得寸进尺的。不久，她便感到仓田的一只手环抱着她的腰肢，他的炽热的身体也挨着她。两人都不知道银幕上所上映的是什么。

电影不久完场，观众纷纷站起。他们才知道时间过得真快；默默地走出影院。

经过这一天后，他们的感情更增进了。仓田常把汽车开到郊外，两个静静地依偎着，谈一些开心的事。仓田爱拂她的秀发，注视她明媚的脸庞。她的表情充满各种美丽的变化。每次，仓田总难以自己，从她的腮边一直吻到她的樱唇。在这个小天地里，他们无限销魂。

当惠美的母亲出院时，两人的感情已到了不能须臾稍离的地步。他们每天有很多的时间相处在一起。仓田另租了一个小寓所，作为二人私会幽欢的场所。

惠美不必追问，也知道仓田已有了家室。但她觉得二人之间有种说不出的融洽的情怀。一经道破，反而生出隔膜。她不问，甚至仓田有意要提起的时候，她也主动把话题岔开去。

这样，白天他们生活在另一个天地里——仿佛是一个仙境。他们是夫妇，但没有夫妇间的繁琐问题的困扰；是情侣，但是比情侣更甜蜜，享受到灵与肉的和谐。

晚上，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。惠美对母亲说，在外面上班，朝九晚五，按时出去。仓田则卸去了一些公司的生意应酬，交给副经理去做，自己专心去享受这段甜蜜的时光。

惠美会下厨做一些精美的小食，二人对酌。有时，惠美教仓田唱歌。冬天的时候，他们在火炉旁相拥看电视、猜谜语。夏天，他们到郊外去游泳、打球。

生活过得非常写意，但是外间的烦扰总不是永不侵入的。

首先，惠美的母亲道破女儿的秘密，她见女儿容光焕发，隐然已由少女转成美丽的少妇。而她与仓田的感情，她不是不知道的，有一天，她追究女儿是不是瞒着她在外面与仓田同居，惠美撒了几次谎后，终于掩盖不住了。

惠母亲获悉女儿与仓田的关系后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应该问明白他家中有没有妻子，将来对你怎样安排。否则这样下去，对一个女人是十分不利的。”

惠美垂头不语，这种事情她本来极力避免去想它。但一经母亲提起，心中便像倒翻了五味架，不知是什么滋味，这是她尝到的第一次打击。

一天，惠美和仓田去逛超级市场，两个女人在另一边交头接耳，似乎在取笑她。惠美发觉她们态度有异，对仓田说了。仓田悄声说：“不要望她们，那是我家的亲戚。”

惠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，不觉默然。

又一次，两人在街上碰到一个中年男子，仓田称他为小林老板，当小林指着惠美笑笑说：“这位是……”仓田却不敢正面答覆，说：“这……是一位朋友，惠美小姐。”



他们仿佛生活在一个仙境里。

小林色迷迷地望着惠美，把仓田拉到一旁道：“这女人是什么路道，如果老兄用不着，记得介绍给我。”

他声音虽小，惠美却听得清楚楚，她气极了，一颗泪珠不期然掉了下来。

她整天没跟色田说话，仓田知她不开心，赔了很多不是。但没有用，这不能解决她心头的苦恼。

世俗的眼光多么可怕，你虽然想不去理它，别人却会惹上了你。她现在的地位仿佛是见不得光的女人，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。

事情发展下去，尴尬的时候更多了，在超级市场所见的那两个妇人，原来是仓田太太静子的亲戚，她们把这消息告诉静子，她便和仓田吵闹起来。虽然静子平日是个温柔的女人，但在自己的切身利益的问题上，她也闹得相当凶。

仓田开始尝到两家庭的烦恼。静子除了吵闹之外，还没有什么，但静子的两个兄弟，是黑社会人物，他们暗地跟踪仓田，发现了他和惠美的住所。一天晚上，私自闯进去把家俱捣毁，算是警告。

第二天的早晨，惠美回到她的“爱巢”中，才知道已在夜晚被人破坏。她哭得十分伤心。

不久，仓田也来了，他的气愤是可以意料到的。可是气愤又有什么用？